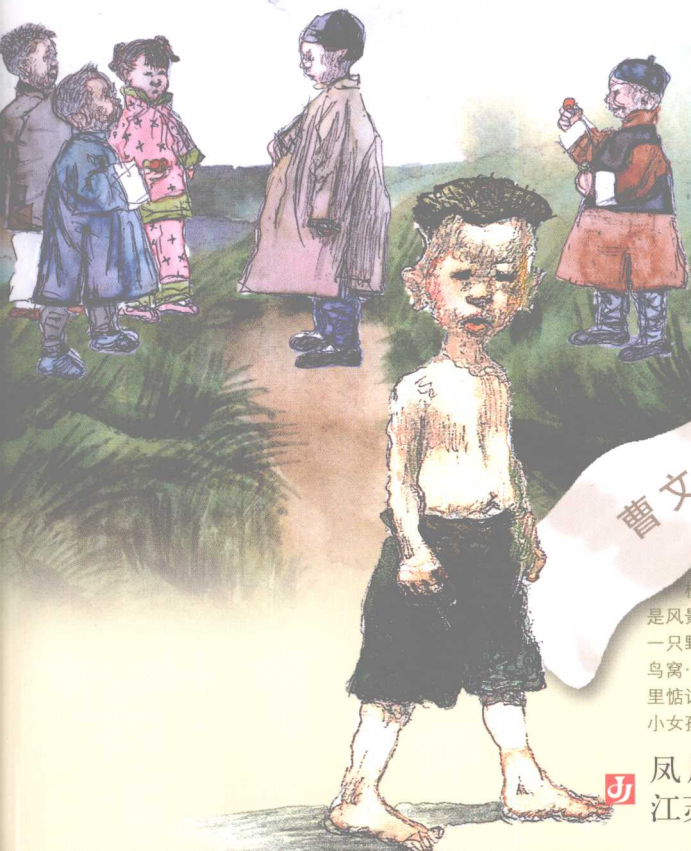


曹文轩 著

# 狗牙雨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

杜元潮走在田埂上，走在大河边，有的是风景，有的是好玩之处。草丛里忽然跃起一只野兔，桑树枝上忽然闪现出一个圆圆的鸟窝……玩着玩着，杜元潮就不想玩了，心里惦记着回镇子，回家大院，因为那儿有小女孩程采芹。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曹文轩 著

# 狗牙雨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狗牙雨 / 曹文轩著. —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 3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

ISBN 978-7-5346-4177-0

I. 狗… II. 曹…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1031 号

- 书 名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  
——狗牙雨
-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 苏少网址 <http://www.sushao.com>
-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印 刷 南京五四印务有限公司  
(南京市河北村 168 号 210036)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 张 10.75 插页 3
-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346-4177-0
- 定 价 19.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2007年7月 作者在新加坡维多利





## 作者 简介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甜橙树》等。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天瓢》、《大王书》等。主要学术性著作有《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等。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曹文轩文集》（9卷）。《红瓦》、《草房子》、《根鸟》、《细米》、《天瓢》、《青铜葵花》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分别翻译为英、法、德、日、韩等文字。获省部级学术奖、文学奖40余种。其中有国际安徒生提名奖、中国安徒生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奖、冰心文学大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等奖项。

## 内容 提要

这是作者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包括《狗牙雨》《海牛》《枪魅》《三角地》等历年来所发表的 23 篇作品。这些作品虽然篇幅短小，但是文笔优雅自然，情节引人入胜，心理描写细腻生动，充满人生的感悟和哲理思考，与曹文轩的长篇“纯美”系列作品保持了一致的审美理念与写作风格。

# 目 录

---

狗牙雨	1
海牛	32
枪魅	52
荒原茅屋	63
暮色笼罩下的祠堂	71
大水	82
鱼鹰	96
城边有家小酒店	104
古堡	123
疲惫的小号	131
痴鸡	149
蔷薇谷	157

守夜	169
田螺	175
哑牛	194
渔翁	207
诛犬	225
弓	238
灵龟	252
祖父	258
水下有座城	269
长裙子短袜子还有一顶蓝帽子	284
三角地	295



# 狗 牙 雨

---

## 1

杜元潮是五岁那年来到——准确一点地说，是漂到油麻地的。

也是在秋天，他和父亲杜少岩凭借一块厚大的棺材盖，随着洪水的奔流，在大水上漂行了两个白天一个黑夜。坐在棺材盖上，他一直模模糊糊地记得母亲被洪水卷走的情景：母亲徒劳地挥舞着双手，最后，一团黑发像马尾在浪花上悠悠一甩，就永远地消失了。父亲杜少岩是怎么抓到这块棺材盖的，又是怎样将杜元潮放到棺材盖上面的，事后，再也没有回忆得起来。漂了一天一夜之后，大水已经不再那么湍急，天空甚至阳光灿烂。杜元潮光屁股坐在棺材盖上面，小鸡鸡缩成白果大小。父亲杜少岩则双手抓住棺材盖的边缘浸泡于水中。杜元潮不住地问父亲：“我们什么时候到家？”杜少岩环顾四周，只见水天一色，竟无一块陆地，但还是很轻松地说：“乖儿子，

我们快到家了。”杜元潮并不特别恐惧，只是有点儿紧张。时间一长，连这点紧张也消失了，觉得自己是在一张大床上，坐腻了，竟然还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在棺材盖上来回走一走，甚至淘气地走到棺材盖的边缘吓唬一下杜少岩。杜少岩就有点儿吃惊地喊着：“儿子！儿子！”

这天，杜家父子与他们的棺材盖在油麻地大堤外停住了——河滩上一架没有被大水完全淹没的风车，将他们拦下了。杜少岩将杜元潮转移到平稳牢靠的风车顶上之后，自己也爬到了风车顶上。那块值得杜元潮一生记忆的棺材盖，在杜少岩一松手之后，稍作停留，便随水而去。

杜少岩已有几天未能直立身体，爬上车顶之后的第一个欲望就是站起身来。他摇晃着，慢慢地站起，这时，他的目光越过大堤，看到了大堤内的油麻地镇——一个规模很大的镇子。当时阳光倾盆，投射在水面上，使这个镇子的四周金光万道。他将杜元潮抱起，很熟练地让杜元潮骑在脖子上。杜元潮看见了镇子，看见了炊烟，看见了牛羊，高兴得用脚后跟猛劲地踢打杜少岩的胸脯，两只小手在空中乱舞，并哇哇乱叫。

这是杜家父子的港湾。

大堤上，有几十架水车正在往大堤外车水。踩水车的都是一些汉子，骄阳下，赤身裸体，汗津津、油亮亮的躯体，在阳光下犹如金属，光芒闪烁。随着身体的摇晃，裤裆里的家伙，大小不一，长短有别，但一律犹如钟摆。其中一个，忽地看到了风车顶上的杜家父子，就用一只小船将他们救到了岸上。

大水退去之后，杜少岩没有领着杜元潮寻找失落的家园，却很安心地在油麻地住下了。这里土地肥沃，是一块富庶之地，并且油麻地的人似乎也不讨厌他们在这里落脚扎根。他们没有土地，也无钱购买土地，但杜少岩的体力、本分、忠厚与老实，被油麻地的大地主程瑶田看上了，收他做了长工，且一并收留了整天光着屁股的杜元潮。

程瑶田有房屋四十余间，有良田五百余亩，有风车八部，有大船五艘，有耕牛十头，程家的财富，别说是在油麻地，即使在方圆十八里地内，也算是数一数二了。收留一两个人，对于程家而言，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况且，杜少岩也不会白吃白喝他程家的。这样做，还满足了程瑶田一番菩萨心肠。

当杜少岩搀着杜元潮第一回走进程家大院时，因大院深深，那房屋一进一进的似不见底，心里不免有点儿发虚，两腿竟然哆嗦不已。杜元潮则十分的害怕，瞪着眼睛，赖着瘦削的小屁股，死活不肯跟随杜少岩跨过那道高高的深红色门槛。

管家范烟户还正年轻，眉清目秀。他本是一个识字人，肚里装了不少诗词小曲和一些陈年戏文，高兴时还爱有板有眼地哼唱几句，人看上去很风雅。他穿着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长衫，很有风采地站在院中，用同样干干净净的手招呼着杜少岩：“进来吧，进来吧，主人还等在那儿有话要对你说呢。”

杜少岩用力一扯，将杜元潮扯进了门槛。

程瑶田端坐在一张显得有点儿笨重的黄花梨木透雕靠背圈椅上。见了杜家父子，他竟然微微起身相迎。杜少岩在干

干净净的青砖地上跪下了，并将杜元潮硬扯着也跪了下来。程瑶田连忙摆手：“别！别！”但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的杜少岩却坚持着跪在地上，这倒让程瑶田显得有点儿不安，示意范烟户将杜少岩父子拉起来。范烟户连忙过来，嘴里连连说道：“起身起身。”将杜少岩从地上拉了起来。杜少岩一时忘记了依然还跪在地上的杜元潮。程瑶田见杜元潮两眼骨碌骨碌地乱转，却又怯生生的样子，一丝怜爱掠过心头，抬抬手：“起来，孩子。”范烟户走过来，拍了拍杜元潮的脑袋，说道：“这孩子倒也乖巧。”将他从地上也拉了起来。

在程瑶田向杜少岩问话时，杜元潮一直藏在杜少岩的身后，将一只眼睛从父亲的屁股旁悄悄探露出来，打量着眼前的一切。

奶妈炳嫂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从东厢房里走出。这小女孩一眼就看到了杜元潮，两粒黑晶晶的眼珠便像两只落在青枝上的小鸟，落在了杜元潮的脸上。炳嫂在走动，但她怀里的这个小女孩却转动着脑袋，一直看着杜元潮。她不笑，也不哭，略带一点羞涩和怯意。这个小女孩长得极为秀气，头发不算浓密，偏稀，并微微发黄，衬得她格外的清秀。她抱着炳嫂的脖子，侧着脸，明眸如星，两点清纯的亮光，无声地闪烁。

杜元潮在炳嫂掀开门帘的那一刻，也一眼看到了这个小女孩，更向父亲的屁股后面躲去，但目光却再也没有从小女孩的脸上挪开。

大人们注意到了这两个孩子的无声对望，有片刻的工夫，停止了说话。

小女孩忽然抱紧了炳嫂的脖子，并将脸藏到了炳嫂的脸旁。

杜元潮用手紧紧揪住父亲的裤子，却还在望着那个小

女孩。

小女孩的脸在炳嫂的脸旁藏了那么一会儿，到底又掉过头来望着杜元潮。

这回是杜元潮把脸彻底地藏到了父亲的屁股后面。

小女孩歪着脑袋，追望着。

终于，杜元潮又探出了脑袋。

程瑶田说：“炳嫂，将采芹放到地上吧。”又朝杜元潮招招手，“过来。”

杜元潮不肯过来。

杜少岩的大手硬将杜元潮从屁股后面拽了出来：“这孩子就知道害臊。”随即将他向前推了两步，“老爷叫你呢。”

杜元潮又重新退了回来。

这时炳嫂已将采芹放到地上：“这孩子整天要人抱，是不肯下地的。”

程瑶田对杜少岩说：“这是我的女儿。”然后微微俯身，拍了拍采芹的后脑勺，“从今天起，你有一个小哥哥了。”又对炳嫂说：“带两个孩子到外面去玩吧。”

炳嫂就一手搀着采芹，一手搀着杜元潮往外走。杜元潮只是回头望了望杜少岩，就跟着走了。

等杜少岩从程瑶田那里一一领下了交代与嘱咐走出程家大院时，杜元潮与程采芹已在大树下追逐玩耍了，树下飘扬着两个小儿女的咯咯咯的笑声。

从这天起，杜少岩将照料程家八部风车，他将带着杜元潮住在程家后院的一间空着的屋里，将与程家上上下下十几个用人一起在程家的大厨房里用餐，从此，他就是一个每年年底可以从程家账房领取工钱的长工了。

杜少岩走出门后，程瑶田对范烟户说：“给他几个钱，让他

扯丈把布，请裁缝给那孩子做几件衣服。”

杜少岩出了程家大院，没有惊动两个正在玩耍的孩子，而是坐在树下的磨盘上，回头望着程家大院，这时他才看清程家大院里一进一进的房屋。那些房屋皆由青砖青瓦砌成，一派的沉静与祥和。

### 3

大水退去，堤外良田万顷。

日子，就这样在一个临水而立的镇子上开始了。

杜少岩从早到晚奔波在田野上，细心照料着那八部风车。八部风车负责着程家全部土地的灌溉，东一部西一部地矗立在不同的地方。一部一部地照看一遍，就得跑上五六里地。风口不一样，篷数或六或八，水槽也分长短，因此，一部风车一个脾气，照料它们，实非易事。天气正常，风大小得体时，只需将篷扯到恰当的高度然后远远看着就是，而一旦天气陡变，风起云涌时，杜少岩就得拼命奔跑了。他必须将篷一一扯下，而在风车急速旋转的状态下要将篷一一扯下，是很有几分危险的，若不能眼疾手快，不是车毁就是人伤。好在杜少岩有的是力气，多的是敏捷。大风天气，程瑶田站在镇后高高的土坡上瞭望他的田野，见杜少岩健步如飞，穿场越壑，见狂风大作，而自家的风车却早早一一落篷，安静如夜，心中总会想到：年终时，该给他多加些工钱才是。

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

程家田地最远一处的那部风车，远离村庄，且又无任何林木的遮挡，风来时，长驱直入，那风车就会在一刹那间发了疯



似的旋转，旋转到极致处，看上去八叶篷，篷篷相连竟无一丝缝隙，俨然一口巨大的圆桶，旋转不止，就听见车身咯吱乱响，令人觉得随时都可能折断、崩溃。那槽口的水汹涌而泻，水花四溅，看得人心惊肉跳。这是一部有名的“鬼风车”。那天，风来得甚急，等杜少岩稳住那七部风车最后再来管它时，它已处在癫狂状态。篷忽忽作响，闪电而过，杜少岩只觉得眼花缭乱，竟不知如何下手，几次去解篷绳，几次落空，还差一点被车杠击倒。这里，杜少岩准备一拼了，那里，风车却于一瞬间如掀撒子一般，于大风中哗啦啦瘫痪在地上。杜少岩心中苦叫一声：“完了！”蹲在了地上，眼珠定定地望着草丛中一只趴着不动的秋后蚂蚱。“该带着孩子走了。”没想到程瑶田并无半句责怪之词，却还安慰道：“那种时候，谁也无能为力的。那风口上，也不是第一回毁车了。”并送了杜少岩一壶酒：“晚上，压压惊吧。”杜少岩用满是泥土的大手抹了一把泉涌一般的眼泪：“老爷，以后，不会再有毁车的事了。”

大部分时间，杜少岩还是清闲的。风车都转动之后，他只需远远地看着就行了。时间一长，对天气也有了把握，往往一星一点的兆头，他就能八九不离十地预测到天气将会发生的变故，提前做了该做的事。一年里头，还有许多时间，地是不用灌溉的，那时候的风车全都卷了篷，光秃秃地歇着，杜少岩只需在田野上遛遛，照看照看，拾掇拾掇就行了。这样的日子里，杜少岩就会将杜元潮带在身边。

杜元潮跟随父亲，走在田埂上，走在大河边，有的是风景，有的是好玩之处。草丛里忽然跃起一只野兔，桑树枝上忽然闪现出一个圆圆的鸟窝，一条大鱼忽然从水塘中跃起，原本是想激起一团水花的，却落在了岸上，在阳光下的草丛里无奈地打着挺儿……一处一处地吸引着他。落后太远了，杜少岩就

会停住：“快点走，要么，你就在这里等我。”十有八九，杜元潮是依依不舍地丢下眼前的情景去追赶杜少岩——田野过于空旷，杜元潮有点儿害怕。

玩着玩着，杜元潮就不想玩了，心里惦记着回镇子，回程家大院，因为那儿有小女孩程采芹。

#### 4

程家大院平日里是孤寂的，在杜元潮到来之前，能进程家大院与采芹一起玩耍的就只有邱半村的儿子邱子东。

邱半村开着这一带最大的木排坊，田地虽然不多，但财富却与程瑶田不相上下。两家人经常互相走动，关系十分密切。程采芹的母亲似乎很喜欢小男孩邱子东。这孩子生得干干净净，头发浓厚，两眼有神，嘴巴灵巧。有时，程家还会将邱子东留下住上几天。邱子东倒也乐意留在这大院里整天与采芹玩耍。两个小人儿偶尔也会争吵，当邱子东哭着闹着要回自己家中时，程采芹的母亲与炳嫂就赶紧过来哄劝，并假装着狠狠责备采芹几句。两个人稍微不自然了一阵，随即就又一起玩耍了。如果要将邱子东留在程家大院过夜时，程家就会派人将话传给邱家。玩累了要睡觉，采芹就会先爬上床去，用手拍着枕头对邱子东说：“你睡这儿，我们俩睡一头。”大人笑笑，由他们去。但邱子东有邱子东的家，不可能常来程家。邱子东一旦不来程家，采芹也就不肯下地玩耍了，整天让炳嫂抱着，无论炳嫂怎么哄她，也不肯落地。

杜元潮的到来，却使炳嫂想抱她也不可能了。对杜元潮，她真是喜欢得不得了。她用甜糯的声音，不停地叫着：“小哥

哥。”小哥哥杜元潮似乎很会体贴她，处处都让着她，从不与她争执。他们的玩要是无限丰富多彩的，一切在成人眼中毫无意义也毫无意思的事情，在他们眼中却都有无穷的意义与意思。墙根的一条蚯蚓，树上的一只喜鹊，或是偶尔从空中飘落下来一根飞鸟的羽毛，都会被他们反复观察，反复想像，说来说去也说不尽。他们常蹲在墙角或跑动在一进一进的房子里，说着许多大人听来觉得莫名其妙的话。许多时候，就是他们两个钻在无人走动的角落里，在那儿唧唧咕咕地絮语，虽是游戏，但却煞有介事。看上去，他们比油麻地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忙碌。大人们也不多管，由他们玩去，只是炳嫂有时过来，拉过采芹看一看，轻轻地在她屁股上拍打一下，责备着：“刚换的衣服又弄脏了！”

然而，邱子东一来，杜元潮的玩耍，就不怎么放得开了。杜元潮总有点儿怵邱子东，每当邱子东人未到声先到时，他就会立即从与采芹的游戏中一下停住。当永远穿得体体面面的邱子东旁若无人地跑向采芹并拉了她的手去玩他想玩的游戏时，杜元潮就会很尴尬地站在一旁，手脚马上变得僵硬起来。

采芹似乎是喜欢邱子东的到来的，她也会一时忘了杜元潮，全神贯注地投到与邱子东新一轮的玩耍之中，等她终于想起杜元潮再掉头去找他时，要么杜元潮还呆头呆脑地站在那里，要么在她和邱子东玩得热火朝天时，他早已独自一人默不作声地走出大院，往田野上找父亲杜少岩去了。

每逢这种时候，杜元潮一出程家大院，就会猛烈奔跑起来。他穿过巷子，一口气跑到田野上，等树木遮住了镇子，才会停止跑动。一个人走在田埂上，耳边响着寂寞的风，杜元潮就只想见到父亲。

见到了父亲之后，他还是高兴不起来，目光呆滞地一旁